傷寒名數解

五

十武
メメ7
メ止

門ヤ武9
號 ろろ7
巻 ろ止

傷寒名數解巻五目次

藏府三焦　榮衛
虚實　死生
三權　仁術
古今方

反求堂藏

傷寒名數解卷五

平安　中西惟忠子文甫著

藏府三焦

五藏六府者、仲景氏之所不論也、惟於藏論心於府論胃膀胱時、又論三焦也、然皆與後世之所說大不同也、何者心胃膀胱及三焦之悉具于內、不可得而窺也、不直索之於內、而各索之於外也、乃索之於外也、設其部位、而為三焉、大氐膈間為心位、為上焦、從

心下至臍上為胃位為中焦少腹為膀胱位為下焦各具其外候而與其相符則為能盡而不遺也猶直索之於内也夫在膈間則其人之所自知而外候之所不及也如曰心中痞曰心中窒曰心中懊憹曰心中疼熱曰心煩曰心悸曰心中悸而煩曰心中滿而煩曰心中温温欲吐曰心中結痛曰結胸曰胸中塞曰胸中煩曰胸滿曰胸脇滿曰胸脇苦滿曰胸脇煩滿曰胸滿脇痛曰胸滿煩驚曰胸脇滿而嘔曰胸中滿而煩曰胸中實曰胸中有熱曰氣上衝心曰氣上撞心曰氣上衝胸曰氣上衝咽喉曰其氣上衝曰氣

從少腹上衝心曰氣痞曰氣逆曰膈内拒痛曰膈上有寒飲之類是也至心以下則不惟其人之自知而外候以符之也如曰心下痞曰心下鞕曰心下滿微痛曰心下痞鞕曰心下鞕滿曰心下痞鞕而滿曰心下滿而鞕痛曰心下因鞕曰心下痛按之石鞕曰從心下至少腹鞕滿而痛曰正在心下按之則痛曰心下痞按之濡曰心下鞕滿而不痛曰心下必痛曰心下急曰心下悸曰心下結曰心下支結曰微結曰脇下滿曰胸脇下滿曰脇下滿痛曰脇下鞕滿曰脇下痞鞕曰胸下結鞕曰脇下痛曰引脇下痛之類是也

若夫胃腸胱則專據外候以符之也如不大便或難或鞕為胃實潮熱讝語煩躁或腹滿痛或繞臍痛或喘冒不能卧或下利讝語為胃中有燥屎惡熱讝語為胃氣不和乾噫食臭為胃中不和大汗出煩渴為胃中乾燥腹中痛為胃中有邪氣自下利為胃中虛冷下之後為胃中空虛少腹鞕滿或急結小便自利其人如狂或發狂或一身手足盡熱為熱結腸胱亦為熱在下焦少腹滿按之痛手足厥冷為冷結在腸胱下利不止小便不利為利在下焦當吐者為屬上焦吐與下為犯胃氣及上二焦之類是也因是而觀

之心胃腸胱及三焦之為上中下之部位各具其外候而與其相符則能盡而不遺也豈可與後世之直索五藏六府及三焦於內纏繞為之說不得其實者同類而語也矣哉且夫人之所以生者惟氣之與血也氣之與血無不在於飲食故飲食者氣血之原也其入于胃而化為氣血充盈四體潤養一身此乃人之所以生也如其糟粕餘液則出為前後也乃飲食之各有分而前後之自從之此之為得常也若其飲食之太多太少而前後之或清或濁或數或澁非難則鞕或秘或溏此之為失常也雖藏府及三焦之悉

具于内不可得而窺乎誓之飲食之與前後則惟胃中之可以度也乃具其外候而與其相符則能盡而不遺也猶直索之於内也且夫人之於身也内焉藏府三焦外焉四肢九竅各有官守不可一缺焉既而不可一缺也孰取孰舍孰重孰輕孰親孰疎孰先孰後雖然其最要者莫踰于胃焉生也在于茲死也在于茲疾湊于茲藥適于茲故人身之為要也胃之為最焉惟胃中之可誓而度也有飲食與前後之在則外候之不得不肇于此既其餘液之從胃溉致于膀胱而為前溲也膀胱之可誓而度者有清濁數澁之

在則外候之亦不得不由于此如膈間則固其人之所自知也因審其所知而取之於外候也亦猶胃膀胱也故雖藏府及三焦之悉具于内不可得而窺乎既設上中下之部位各具其外候而與其相符則能盡而不遺也猶直索之於内也所以惟於藏論心於府論胃膀胱時又論三焦也此豈若它藏府之不可得而窺而外候之無可誓而度也矣哉自素難之説藏府三焦而後世直索之於内議論紛呶五為六六為五心包命門實如洞視然遂至盡配之藥曰入某藏之某經補某藏導某經論仲景氏之所未論而聳

動人心耳此其說之出乎議論也不乘其實者幾希假令鼓解藏府極盡其布置色味斷續長短大小分寸脉理之所通經絡之所係而烏能得窺度其藥之合五七味若十數味為一方也既服之後復能別入某藏之某經否補某藏導某經否果能治其疾乎又將為害乎哉夫既肝腎肺脾膲膽心包命門大小腸之不可得而窺而外候之無可替而度也又何有治法之可索也仲景氏之所以不論及于此也因是而觀之以吾之淺膚之識搜索夫難窺難度之藏府也寧服膺仲景氏之教以就此易窺易度之外候也然後能識此藥之敵彼之疾不過而謬則吾其愉快也已矣是故至如肝腎肺脾膲膽心包命門大小腸之不可得而窺而外候之無可替而度也則姑舍諸吾將惟從夫心胃腸胱及三焦之為上中下之部位各具其外候而與其相符則能盡而不遺也已矣

榮衛

榮衛之出乎素難舊後世敷演其說傷寒為陰邪為在榮分中風為陽邪為在衛分配麻黃於榮配桂枝於衛且以所謂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見以為即未發熱必惡寒者也此等之類殊為不通何則陰陽本

豈表裏之統名也傷寒中風者輕重之別也陰陽以統表裏輕重以別風寒非以風寒為陰陽也故陽邪惟以三陽三陰言則可以傷寒中風言則不可也無熱與未發熱不同無熱者本以三陰言無表證之謂也有熱為表故其有熱而惡寒者知其在表位故曰發於陽也無熱為裏故其無熱而惡寒者知其在裏位故曰發於陰也此主病位而言之也未發熱者雖未見其熱而頓將發者也而非若三陰之無熱也對己字而云未惟言有其先後已云無云未辭亦自別豈可混同以視之乎又豈可以風寒為陰陽乎

夫榮衛者氣血之別稱也素難之所說詳悉莫以尚焉榮衛之名蓋昉于此而其書則成于仲景氏之後也謹按本論言榮衛者僅二三因審其語脉不似仲景氏之辭氣也且治法之於榮衛必不可不言則何不肇之於桂枝麻黃之初乎此果後人之說謬混于此者歷然也氣血字論中一無有也雖然於發汗吐下後及下利之證每論亡津液津液越出及亡血之等殊為緊要則其旨雖不同而其名言之也為不太相遠矣然如仲景氏之所論則所見盡在于外證焉後世遂取之於臆有汗多亡陽下多亡陰等之說而

汗多亡陽、見于大青龍湯、救逆湯之條、及陽明篇、然其云亡陽及虛、皆非古義、亦必後人之說耳、桂枝二越婢一湯之條曰、無陽、少陰篇曰、亡陽、又曰、陽已虛、亡無通、陽、謂表也、無陽者、謂表證已解也、陽已虛者、謂表證已解、惟精氣未復也、即與陰陽俱虛同、古義為然矣、

古語曰、百病生於氣、氣即俠氣、勇氣浩然之氣、氣力、血氣之氣也、言病機百出、一由氣血之鬱結也、後世誤解、為心氣之氣也、謂人之苟思勞心于事、則必敗心矣、因名以心氣不足、與之以藥、欲人救且補之也、豈可能補其不足乎、又豈可能救其勞苦乎、若惟言因其勞苦、而氣血鬱結、致此之疾、則猶可、然後隨其脉證、而處之方、則其何不可乎、假令人之苦思勞心于事于此、乃其事之頗從己之意、則必不厭藥、而思弭心弛矣、若不從己之意、則愈苦愈勞、而思奚弭心奚弛矣、當是之時、莫有能救且補之良藥也、醫乃命之字、而稱勞疫、則人亦乞之藥、豈非惑之已甚乎、

虛實

虛實之名、必起于人之失其常也、而強弱之稱、必因

其體之常質也故虛者精氣之奪實者邪氣之盛邪氣之實攻之以草木蟲石精氣之虛養之以穀肉果菜乃今以草木蟲石謂為補精氣抑亦醫法末路之失也何以言之張仲景氏之論虛也必於精氣如曰陰陽俱虛曰惡寒者虛故也曰胃中空虛曰胃中虛冷曰虛煩曰虛則鄭聲是也其論實也必於邪氣如曰胃實曰內實曰寒實曰熱實曰熱者實也曰潮熱者實也曰實則讝語是也夫精氣之於人也重孰大焉能護四體也邪氣之於人也害孰甚焉能賊五內也精氣者生之所憑故不可不養焉養以穀肉果菜

此之為法矣邪氣者死之所剏故不可不祛焉祛以草木蟲石此亦為法矣蓋胃之為府也収夫穀肉果菜而精氣委源于茲所以最為重也邪氣之盛也精氣為之奪所以最為害也故虛實皆主胃而言之邪氣之實于胃仲景氏之所深懼焉故於府惟言胃也故其所謂實者皆以胃實言之不獨大便難鞕也凡人之於常無有虛實失常而後有虛實於是乎論焉素問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又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又曰攻邪以毒藥養精以穀肉果菜此蓋古語之最純粹者也邪以無為常故曰實曰盛曰攻精

有為常故曰虛曰奪曰養皆主胃而言之者彰然而明哉夫人之於胃也譬如水缸乎胃也者收而充之此其常果菜之府也缸也者貯水之器也收而充之此其常也貯而滿之亦其常也於是投缸中一拳石則如之何邪之於胃其猶缸之於石乎石本非缸之所貯也邪本非胃之所收也既投之一拳石則水必湧溢乎外也邪之害乎精氣亦猶此乎故謀去夫石此即鈎匕杈籥之道也謀祛夫邪即草木蟲石之術也以此之道既去夫石則水必減矣以此之術既祛夫邪則精必虛矣水之減非鈎匕杈籥之所能加也精之虛非草木蟲石之所能補也然則如何而可乎亦惟加之以水養之以穀肉果菜而已矣夫缸貯水以備用胃收精以保生貯之有分分不可彊懼石之投也收之有節節不可踰懼邪之實也石愈大則水益減邪愈盛則精益虛石之不可不去也水何不加邪之不可不祛也精何不養是故仲景氏之論虛也必於精氣精氣者生之所憑也其論實也必於邪氣邪氣者死之所叛也虛實之分可以辨而已矣後世不辨此等之分於人之常而論其虛實以混之于強弱是以精氣必論邪氣亦必論抑亦醫法末路之

失也凡人之於常無有虛實失常而後有虛實於是乎論焉豈可以常而論焉哉虛實自虛實強弱自強弱固已不可混而已矣然則精氣之虛果不可補乎曰精氣之生于穀肉果菜也氣為之化邪氣湊于胃也精氣不得不奪猶投石於缸中其水必減此所以邪曰實精曰虛也邪是草木蟲石之所與精是穀肉果菜之所與此所以實曰攻虛曰養也故精氣之虛欲以草木蟲石補之非法矣何則草木蟲石猶鈎匕杈籥也鈎匕杈籥所以去夫石之具而非所以加口於水者也草木蟲石所以祛夫邪之毒而非所以補虛者也是豈能加水乎毒豈能補虛乎補虛之說至此而窮矣故精氣之虛惟有穀肉果菜之養已豈有草木蟲石之補乎哉是故虛實之於多不可不善辨焉

死生

凡醫之為職也死生之所係焉藥能活人藥能殺故死生有命亦不得謂之命則是醫之責也是以作劑之法必權其體之強壯羸弱與其病之輕重緩急與其藥之大小多少者也慎之至矣夫人之至重者莫死生若焉死生皆命也雖壽之期於百歲乎七十之

為稀而札瘥短折之亦不少也凡天下之人其幾億萬何其人病斃者之最多而其人壽終者之最少也病乎百之九十九而壽乎僅一而已僅一之命而九十九之非命耶豈非非命之最多耶莫論壽夭之與疾病自經自屠畏壓溺或為罪所刑是皆非自然而然則謂為非命耶然其於死一也若質之於聖人則必謂之命何則上自王公而下至衆庶各有其事實命不同死生皆命也生于其所而死于其事有常有變命之不可奈何也故莫論壽夭之與疾病自經自屠畏壓溺或為罪所刑雖其非自然而然乎亦皆始于其常而終于其變者也聖人之所以謂為命也雖然醫之為職治人之病者也治之不瘳使人死其病也則其於職謂之何也縱其人之命於我乎不得不為非命矣故其瘳之與否不可不論焉醫之於術得之則生失之則死死生之係于醫也不可不慎焉替諸往昔能辨死生是為醫之良後世又謂為司命之職亦似為不誣矣夫先王之設醫之職也惟是恤人之疾苦使其免於死此先王之仁也凡人之於疾苦急則頓將死緩則引年月終亦將死能祛其疾苦使其免於死惟醫之術已術之非無工拙故其病已瘳

之後精氣不繼而死或未及瘳困悶而死其於死一也以其已瘳為命以其未瘳為非命耶此惟醫之所知而非先王之所問也恤其疾苦使其免於死此先王之仁也何暇論其已瘳之與未瘳乎故其所視于醫也獨在其死生以獨在其死生故論其工拙亦惟以此為之黜陟亦惟以此制其祿秩亦惟以此為之黜陟矣死生之所以係于醫也周王之所建確乎不可易矣又曰死生則各書其眡死生又曰死終則誓其醫事以制其禮曰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以獨在其死生故論其工拙亦惟其所以而入于醫師又曰歲終則會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

十失四為下少曰死老曰終醫師掌醫之政令故錄其不瘳之狀以告于醫師醫師以此制其祿秩以此為之黜陟為後治之戒也失四為下者五之為半或不治而自瘳故十全至失四祿秩之差分為五等也先王之設醫之職也恤人之疾苦使其免於死此先王之仁也是以不錄其已瘳之生而錄其不瘳之死不啻為後治之戒亦慎之至矣以其所視于醫之獨在其死生也若其術之於工拙惟在于處方處方之能愜其脉證是之為得不愜其脉證是之為失得之無失為工也失而無得為拙也脉

證不可不明矣處方不可悋矣明之以仲景氏之規則悋之以仲景氏之規則醫之於務惟在仲景氏之規則是審焉爾矣夫藥之為品也古者概以為四等有大毒有常毒有小毒有無毒草木蟲石之外五味五穀亦伍之於方以從其宜固不可一為毒乎周禮曰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此其不一于毒之故不曰治而曰養古之術為然然今之為醫者或代疾以人毒更藥以人毒為能盡百病以歸死於命謂死生之自在于彼替諸古昔未嘗有如此者也又有疑乎周禮以為漢儒之僞撰也縱令周禮可疑距古不遠而古言尚存且其流本出于先王之道也非醫之所可以議也先王之道御邦家之道也醫之道治疾病之道也邦家之大疾病之小固異其倫固不可混同也若疑乎其言之不契于己則奚翅周禮也醫而議先王之道非僭則妄矣嗚乎人之至重者莫先生若焉當其有疾畀之於藥若不得其宜不但其不瘳甚則至于死至此謂藥之不殺人而可乎自古有藥殺豈非藥之殺人乎今夫中藥之毒而煩亂困悶謂之瞑眩瞑眩之太甚不得不至于死故如巴豆甘遂附子之類必因其強羸有半錢一錢之分此權其強壯

羸弱與病之輕重緩急與藥之大小多少者也不爾或過或不及詎得謂之術乎醫之於術得之則死失之則死生之係于醫也豈可不慎焉哉

三權

醫之臨術也有三權焉何謂三權乎一曰體位二曰病位三曰藥位體有強壯羸弱之分病有輕重緩急之勢藥有大小多少之畧各辨其位人識之于躬而綏之是之為三權也三權之相持而不悖是之謂能執術也仲景氏之統脉證於陰陽建之規則也三權自具于其中焉而臨術之要全盡于茲不可不辨矣

若夫體之羸弱而病之重且急無乃危乎病之重且急而藥之小少無乃不及乎病之輕且緩而藥之多無乃過乎不及之與過皆其術之已失也及其甚也不度強壯羸弱輕為重重為輕緩乎急急乎緩小大失宜多少異處豈其不惑乎及其最甚也或拘吐方或泻下劑拘吐方者當汗必吐之當下亦必吐之泻下劑者當汗必下之當吐亦必下之豈不乖乎皆取之於己而不辨三權者也是以己雖誤之乎不能自顧人之爰死也必歸之於命嗟何誣之殊甚惟其至于此乎實己之由嗌自耻自悔為後治之戒乎夫

強壯羸弱之於分輕重緩急之於勢莫不隨其分之與其勢而制之其何無大小多少之畧也若果拘泥乎一則必有如割雞用牛刀者此謂之過也又必有似解牛用雞刀者此謂之不及也過與不及固非術也是故體與病之位在彼惟藥之位在我也非辨我之與彼之位以識之于躬而蔽之何以相持而不愆乎哉仲景氏之統脉證於陰陽建之規則也三權自具于其中焉而臨術之要全盡于茲則我將辨之以仲景氏之規則規則之體于我三權盡是我之有己然後如牛刀之直解牛雞刀之直割雞也已矣又何取之於己而拘泥乎一之為

仁術

後之業醫者自許以仁術曰我之救民之疾苦之著于今也不類儒之閑然無事之邈乎古也嗟乎何其言之謬且恣乎此其視仁也蓋取諸慈愛惻怛之心也慈愛惻怛之心固不足以盡仁矣夫仁之至廣至大之難言固不可言於醫也何則先王之御邦家也貫乎百爾者特在于仁焉無論乎慈愛惻怛之心使人人各得其所事乎其事以安其心以終其身也惟仁之化為然及其化之及也雨露之所降舟車之所

通莫遠弗及焉惟仁之化為然豈非其至廣至大之難言乎故仁者合德典行之名也雖德典行之名衆乎莫有出于仁之上焉者也又豈可言之於醫乎哉醫藥之設肇于先王則其仁在于先王焉而醫之所任不在于仁而在于其職焉乃其於職也猶百工之各以其事以共上之用以應下之需也乃其於術也亦不能無巧拙於是乎祿秩之差以為五等此先王之制也雖今之不似古之制而祿秩之差率從其巧拙則近之矣若其無官祿者為人治之疾則人必報之以幣也或賜祿或受幣食于其業則一也故醫之食于業也亦猶百工之食于事也豈可獨私於仁而緣飾己之小技乎哉縱令辭其幣施藥於四鄰惟是一小惠未足以煩仁之名也而今不惟受其幣而稍菲薄或怒而咎之則惠之名猶無有也而況於仁之至廣至大之難言乎醫之伍之於卜謂為小數小技非必賤之也蓋聖人之御邦家也莫不包畏焉是以一技之最擧以備數醫亦與焉皆聖人之用也聖人之用廣矣大矣以此而觀乎彼則何技之不小乎此其所以謂為小數小技也醫之既為我之任也係人之命期則研究之入於腹心精覈之徹於骨髓而

後可以發之于其術矣豈之謂共天職也然則醫之任于我孰大焉故苟居業于此也豈可小以自視而賤夫天職乎哉不可不慎矣夫醫之任之係人之命期之重也不在于仁焉而研究精覈之務夫然後庸與否有命之在知命而安焉雖身為賤業無害乎為君子矣又民者君上之辭也而非吾儕小人可呼之稱也已僭業於醫何免於民既不免於民呼人以民可謂僭妄矣故民者非對君上則不可呼之稱也因此而觀之所謂仁術及救民皆君上之事而惟儒之所脩其不可言于醫也

審矣

古今方

方法之言古今也建極於何之時而為古為今乎以今而視宋元之時邈乎古矣豈可以今言之哉故必先建之極而後古今可得而言而已矣其於古也雖有和緩俞跗文摯扁倉等而其方法不傳則何以建而為之極乎及東漢之時有張氏仲景獨作傷寒之論以傳其方法乃其所論也不惟傷寒而方法之具莫正焉方法之傳莫古焉既而其論定於仲景氏而其書出於仲景氏則古之於方法當委之于仲景氏

建以為極而已又曷議之為然後之言古方者或謂周官之遺篇或謂扁鵲之遺法此皆不委之於仲景氏強而議之者也豈非穿鑿之殊甚乎當西晉之時有王氏叔和其所著之脉經蓋出于其獨得之識也於仲景氏之術莫或大裨益惟其務於傷寒論而傳之於後世者此其功之偉者也當唐之時前有孫氏思邈後有王氏燾而孫之撰千金方王之纂外臺秘要方各設病門而傷寒為一門者既非仲景氏之旨也是以雖博輯羣方而不獲其大要何以盡行之於今乎故二氏之於方法不可不擇焉擇之有善有不

善先以獲仲景氏之旨為本乃適于此而擇之也其擇在于仲景氏是為其善者也不適于此而擇之也其擇在于己之私是為其不善者也夫既擇之以其善者然後其可以行于今者僅不過十之一二乃取其一二以弘仲景氏之道則方法之莫不該備焉於是乎建極於仲景氏而弘道於二氏我乃呼以為古不亦可乎至宋元之時有諸名家亦莫不皆祖述焉雖然率囿於素難不能踰短牆也而謂古不愜今遂還轅軛肇方法於我而擅攬舊轍於是乎岐為二途仲景氏之術幾熄而專為宋元之流我乃呼以為今

不亦可乎古今之不可妄言也建之極者為然矣而今之為宋元之流者動輙曰人之天稟有古今厚薄之差嗟是何其言之謬乎夫雖古今異乎天地萬物固無有古今天地萬物既無有古今而獨人為有古今厚薄之差者最為無謂矣何則人壽百歲雖古實稀故僅載之於史或傳之於言然則札瘥短折之人果其無有乎古何異于今也雖今之漸及季衰而百歲之人果其無有乎今何異于古也豈獨人而有古今厚薄之差乎哉可謂謬矣雖然姑從其說而論之古之人之果厚而今之人之果薄方其有疾也則治之以藥藥也者草木蟲石也草木蟲石亦與人同受天地之氣以生于其間古今厚薄亦惟從以移也則古之人之厚也必以古之藥今之人之薄也必以今之藥古之所愜而今何不愜乎因此而觀之人與疾與藥固不出于天地之外而受之氣也則古自古今自今厚自厚薄自薄無不從以移矣豈取古之藥而行于今之人乎哉況於日月之繫星辰之羅四時之行百物之生彌乎萬古萬今而不竣其政令焉乎然則於人亦無古今厚薄之差可以知矣惟其於天稟不在于古今而在于人人人人之於厚薄及其臨疾

而行藥也必從為之酌量此亦何有古今乎然強為古不恢今之說不但誑庸愚雖有識之人殆誘其黠言豈非妄誕之甚乎哉若及近世好古之士頗多而無不熟西漢以上之書不翅儒術再闢榛棘醫亦幸得復古之時及仲景氏之術於是唱古之方術於本邦者先有丹水先生而繼起者為艮山先生此其嚆矢也而繼之者為秀菴先生各有著作而行于世然於仲景氏之書則有所未盡矣又繼而起者有若一閑齋先生有若東洋先生有若東洞先生亦各雄于當世者也然於仲景氏之書則猶有所未盡矣獨如東洞先生則張識於扁鵲而睥睨於仲景一術於掌握以屏議論之喧不敢輕薄之譽不屑睚眦之毀先生之於業可謂達矣於先生則既達矣後進之受其業者恐不達其所達也世有稱古方家者特取方於仲景氏如其脉證則不必從仲景氏也因試問之則曰此經驗之方且曰仲景本非聖人也何其無缺遺矣後世謂為醫之聖不亦謬乎如其傷寒論則自好方技之篤隨得而所筆固不足以為規則醫之於術方而已矣察其證以處之方則在于我也何拘仲景之脉證之為也且今之病疾者能悋其脉證者固

少若拘于此則其鮮不失乎故度其宜以處之此我之術也嗟此何言與嗟此何言與夫如此則醫之於術不在于古而在于我也其在于古者特方而已特取其方而擅於己則果不能出于宋元諸氏之上也豈足以古稱之哉夫方法之能得其要領而詳悉莫所不至者孰若仲景氏也如宋元諸氏則其纖密踰于仲景氏頗陷于鑿空此失之於深者也如所謂古方家則惡夫鑿空遂馳于踈漏此失之於淺者也欲以此而盡於百病不可得也術之將窮乎於是病者以其治驗之終不能如其言致咎於醫醫則以其服

藥之不遂從其指揮歸罪於病者其相責也若此而不知其是非也此惡能勝宋元之流而上之哉要之如宋元之流則猶遠乎害以其失於深也如古方家則殆近乎害以其失於淺也深之與淺兩不得其中能得其中者莫如仲景氏焉故仲景氏之脉證不可不循者也豈特取其方而已哉且其所謂經驗者在其始也將何之據乎又將試以己之妄乎此芥蔕其人也仲景氏既論脉證以為規則焉而去其規則從己之經驗也然己之經驗本由于仲景氏而不由于己此不信仲景氏之規則而信己之妄者也若必以

經驗言之則或載于書或傳于人者何方之非經驗也夫疾病之似而類者固不少矣故其於方法不滞於一又不眩於百此之為要也若其脉證之既夥也不可不從以轉焉然因循不轉及其脉證之既大移而已之處方愈遂不轉自謂雖一二之出入何隨以轉之為有特操者之術當如此矣此豈非滞於一乎脉證之未移也不可不從其舊焉然已之處方則數及其最甚者則建二三之主方而加減以施於百病以制之臨機應變之術當如此矣此豈非眩於百乎自謂雖一二之出入不可不隨

自謂醫之術盡于此矣此其方之與加減皆自乎己者也疾病之於情狀有止于一焉者有之于二三焉者而一之則不可也以其止于一焉者而二三之亦不可也彼亦一不可此亦一不可於其不得其要則一也欲得其要則莫若循仲景氏之規則焉乃其於規則也有不必兼治而多治各證者有因一二異同而懸殊其所之者有一方而二三其脉證者有證相類者有藥多而證少者有證多而藥少者凡是皆仲景氏之所以能極其變化能致其妙用使後人據以行之者也豈非規

則哉不可不循焉夫疾有形而方無形故方有移而隨其疾之形以為之制也故方有形則不足以制矣若有經驗之挾于意則方先疾而有形方既有形則疾無形矣聞無形之能制有形不聞有形之能制無形是故其似而類者之多雖既驗于彼而未必驗于此也方本無有善否能得其宜則皆善矣是故雖不驗于彼而又驗于此矣此經驗之不足貴也而方豈有善否哉夫雖仲景氏之非聖人乎方法之肇于此而吾儕之據于此則於我乎不得不尊奉既尊奉之則不得不竊比諸聖人竊比諸聖人不敢侵先王之

尊假微于我之醫則誰敢為彊僭哉且視傷寒論方彙之不如是皆窺仲景氏之輕忽未始信其書是以不能通會終始截取其意之所應至其所不應則必罪叔和曰此必渠之所攙入以塗竄之欲罪叔和之意先翳膜其目是以仲景氏之要論亦或塗竄以斥之不辨其所論之脉證即為規則去其規則特取其方豈不亦妄乎脉證本也處方末也去本而取末是以忽看藥味而推之於理謂方有某某之藥宜治某某之證此其妄之始也既配每藥於每證而不厭加之以加減此其妄之終也是所謂無寸之尺無星

之稱己惡識仲景氏之規則哉大氏古人之舉事以述義也撰其可以規則于後來者編之於書以傳焉而已豈若後之專貪名利之比哉不可不信矣孟軻氏有言云盡信書不若無書此惟疑尚書之言之侈己非博斥書籍之言也觀下文顯曰於武成取二三策可以見矣後人誤以為博斥書籍者也設令博斥書籍我則反孟軻氏惴然而更曰不盡信書不若無書嗚乎難哉生于今之時而明於古之術也若不信其書將何之信乎我之於仲景氏雖未能盡明其義以行其術于今乎獨信其書而不疑者也且其不稱仲景氏之流而稱古方家豈亦有所忌耶無論其取之於仲景氏它雜取諸氏之方法則獨稱仲景之流此似有所支矣故博稱古方家以遁乎辯而已此豈其所以不稱仲景之流耶夫方法之有古今也岐為二途者如前所辨矣於是建極於仲景氏而弘道於孫王二氏則古之於方法莫不該備焉雖然疾病之變態百出不可得而窮詰也雖宋元諸氏之遂還轅軛擅攬舊轍乎非全無一二之所得矣乃取其所得以應夫變態百出則亦足以博吾之術豈不亦愉快哉醫之為術雖固多端而自有要領矣故不求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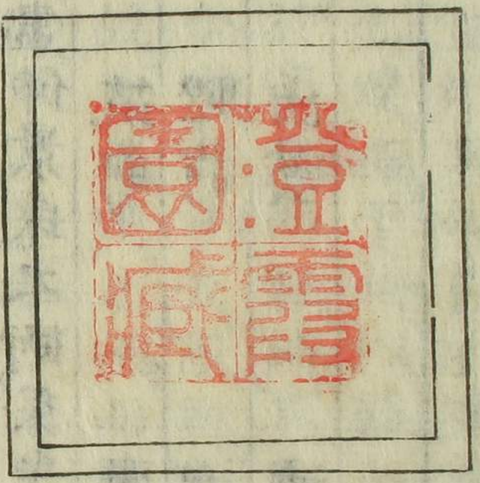
多端於遠而求要領於邇豈之謂善擇也既善擇而
善行于今則又何言古今哉雖然有本而有未有古
而有今本不立則末必不立則末必不極于此以識乎古能識乎古體之
肇于仲景氏也建極于此以識乎古能識乎古體之
於我則我後於宋元而能辨其為今然後擇之以古
以古御今則今猶古乎夫既辨今之在于識古則古
今何不言也故必先建之極而後古今可得而言矣
昔之謂本立而末不紊也方法之言古今也以其必
驗于疾為要矣有迂濶者有捷徑者有迂濶而捷徑
者有捷徑而迂濶者故不可不善擇焉然後言無古

今何為不可乎亦惟在其人矣記曰忠
信之人可以學禮也我於吾之術亦云苟不忠信
之質則烏能盡仲景氏之術矣乎哉不可不慎焉

筑前　鷹取惟恭碩菴
肥前　迎煥君章同校
出雲　渡邊有憲常伯

傷寒名數解卷五終

安永甲午秋八月刻成



每部有圖章四方雲顧君子須認此為真

傷寒論辨正嗣出

呈都書肆

山本長兵衛
出雲寺文次郎　發
田中市兵衛
高橋清兵衛　行